

政协委员对能否真正解决看病贵仍表忧虑—— 取消以药补医后补偿须到位

“一支两毫升 0.3 克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厂价 0.6 元,在北京医院的终端价是 12.65 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 2000%!”

一面是药价虚高,一面是“廉价药”退市,甚至一些救命药出现短缺,连手术都被迫“停滞”。在昨天的全国政协医卫组联组讨论会上,委员们在痛斥药价虚高、管理混乱的同时,也对“以药补医”取消后,是否真能解决看病贵表达了忧虑。

问诊药品定价虚高 中间环节管理混乱

“尽管政府先后 27 次降低药品价格,但一些药从出厂到零售中间环节的层层加码依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第一五零医院院长高春芳认为,药价虚高只是最终表现,其根源是我国药品定价、招标、新药审批等环节的管理

混乱所致。他细数了药价乱象“十宗罪”,包括药品规格混乱、药品价格不公开、药品加价无限制制度等。

“举个例子,目前生产的亚叶酸钙,生产企业有 29 家,共有 3 种剂型 12 个规格,17 个名称,按理说,同类的药品价格应相近,但这种药市场价最低 3.95 元,最高要 199 元。”高春芳透露,药品价格包括成本价、出厂价、批发价、招标价、政府指导价、医院采购价、零售价,现在这些环节大多数定价都不公开,出现要么投标价高出市场几倍甚至几十倍,要么低于成本价格参与竞争。“比如同样抗生素类的头孢曲松钠,投标价最高 120 元,最低才 6 元,这是一种恶性压价扰乱市场。”

高春芳说,目前药厂的出厂价、经销商拿到的真正价格,政府根本不掌握。“所谓的阳光采购、政府招标,实际上成了政府和药厂经销商之间的‘隔着口袋买猫’的生意,这

是最可悲的现象。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

把脉药品管理制度 缺乏顶层设计

记者了解到,九三学社中央一份提案也关注了类似问题,由于定价混乱,一些廉价药反而从市面上“蒸发”。一项对国内 12 座城市 42 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调查显示:医院廉价药缺口竟达 342 种,其中 130 种在 10 元以下,5 元以下的占 69%。

九三中央指出,廉价药大量退市,令一些患者只能望病兴叹。比如去年 9 月,全国多个地方爆发鱼精蛋白短缺,许多心脏病体外循环手术被迫“停滞”;去年 12 月,乙型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药凝血酶原复合物也出现严重紧缺,一药难求。

药品市场为何问题频仍?九三中央认为,这是药品管理制度缺乏顶层设计导致。据介绍,在现有体制

下,发改委、卫生部、药监局、工信部分别负责药品定价,国家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方面的质量管理监督,国家医药储备管理等。没有一个部委能统筹全局,药品生产缺乏产业政策引导,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

对此情况,高春芳委员建议,成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药品生产、定价、核价监督、新药审批等一体化的综合评审委员会,改变目前发改委定价、药品监督局审批等众多行政环节。“中央垂直管理更有利于医疗机构生产、定价的监督作用。”

此外,他还建议公开药品出厂价,制定加价最高限价制度,加强药品生产成本的核算,定期向社会公布,并采取公开听证的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开方“以药补医”取消 需警惕过度医疗

药价虚高,与“以药补医”的存在

有很大关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此前的小组讨论会上就曾表示,“以药补医”,包括加成部分、流通过程虚高部分,都必须革除,“否则再多的钱也堵不了黑洞,尤其是招标采购环节的改革,不仅是对药物,还要包括耗材。”

对此,也有委员表示忧虑。全国政协委员吴明江说:“大家现在的忧虑在哪里?忧虑是三个补偿渠道去掉了一个,那么剩下的两个能不能把这个‘窟窿’补上?如果不补上,那就是硬着陆,那我们绝大多数的公立医疗机构就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甚至很多医疗机构就此破产。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很多医疗机构‘以药补医’占的比重,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

吴明江说,现在在破除“以药补医”过程中,许多医院院长提出的疑虑,并不是反对破除,而是对能否真正补上这个“窟窿”感到忧虑。此前也有委员提出,取消“以药补医”,通过提升诊疗费、项目费来实现医护人员价值,这样做会不会导致反复检查,过度医疗?对此,吴明江建议,要切实加大政府作为公立医院出资人的经济投入,落实已经明确的六大补偿政策。“现在政策写得很好,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有相当的距离。” 特派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会内会外

常用药一降价为何就很难买到?

价比供货价高出数十倍。

记者走访几家药房查询几种常用药的零售价,与网站曝光的价格比较接近。在网站上,“川贝枇杷糖浆”有十几种之多,供货价每瓶 3 元左右,零售价大都超过 10 元,最高达到每瓶 29.1 元,记者在药店查到的价格为 16.5 元。“蒲地蓝消炎片”24 片 3 板装的供货价为 4.2 元,曝光零售价为 26.6 元,药店售价为 26.5 元。“罗红霉素胶囊”10 粒装的

供货价为 2.3 元,曝光价为 19.8 元,药店售价为 16.5 元;“感冒软胶囊”24 粒装的供货价为 2.6 元,曝光价为 22.8 元,药店售价为 21 元。

换件“马甲”再提价

实际上,自 1997 年以来我国已 27 次降低药品最高零售价。但往往是药品一降价,就断货,继而在市场上彻底消失。

比如,去年 3 月 28 日,一些用

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下调,降价的平均幅度达 21%。但记者走访部分大药房,发现很难买到“降价药”,一般只有平价药房才有货。

记者针对常用消炎药罗红霉素展开调查。此次降价名录中,扬子江药业集团公司生产的 150 毫克罗红霉素胶囊最高零售价降至 23.5 元,50 毫克的降至 10.1 元。延长路一家

药房营业员说,店里从没进过罗红霉素。汉口路河南中路路口一家药店则称罗红霉素 10 元,但断货。

降价名录中,上海罗氏公司的头孢曲松钠降幅较大,单价从 90 多元下调至 60 多元,记者走访了几家药店,得到的答案一样:“没货。”降价名单中较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片剂(0.25g×24 片)最高零售价为 5 元,但多家药店营业员都表示“店里没进过这种规格的货”,其他规格的倒有不少,比如 0.5g×30 片的二甲双胍缓释片售价为 25.6 元。

特派记者 叶薇(本报北京今日电)

政协委员追问考研泄题事件

教育部长袁贵仁回应:侦查已取得较大进展

微距离

“我要求发言两分钟。教育部应该就 2012 年考研泄题事件,向全体考生道歉;对这个事件进行彻查,这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究竟在教育部分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要查清楚。”昨天上午 11 时许,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教育界别联组会上,第 9 位委员发言刚结束,主持人正要请部长们讲话时,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突然从位子上站起身来,向教育部长袁贵仁追问考研泄题事件。

在场委员和记者的目光从葛剑

雄的脸上收回后,又齐刷刷地投向袁贵仁。袁贵仁举起一份新闻稿说,他已经看到《中国教育报》有关葛剑雄等委员要求教育部答复考研泄题事件的报道:“感谢委员们关心教育考试,今天葛教授不提我也会说。考研确实存在问题,作弊事件干扰了人才培养选拔工作。”

袁贵仁表示,完全赞同公布作弊事件的情况,现在公安部门已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查,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具体的人员数字还在核实,我现在不能公布。”据袁贵仁介绍,2012 年共有 150 余万名考生参加研究生考试,当场抓获作弊者达 5000 人。当时公安部门已在网上发

现疑似答案,做了屏蔽处理。此事有两位中央领导做了批示,要求严查。

袁贵仁说:“我表个态,谁碰了这个事情,一律负法律责任,涉及教育部领导的,也要追究法律责任。”

对于如何挽回考试公平,袁贵仁表示,目前已对全部 150 余万份考卷与泄题答案雷同的做了清查,将在复试时,对疑似作弊考生加大测试力度,“没水平的,且有证据证明其作弊的,一律取消考试资格。”

联组会结束后,葛剑雄委员告诉本报记者,对袁贵仁部长的答复“基本满意,但要彻底查清。”他对袁贵仁未道歉一事,仍然不满意。

特派记者 江跃中 潘高峰 叶薇



■ 王霞代表



■ 孙毅彪代表



■ 刘绍勇代表



■ 王恩多代表



■ 陈成源代表



■ 徐征代表

人大代表为老百姓的“钱袋子”精打细算——

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

税收历来是每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今年也不例外。如何让个税、消费税更趋合理?近日相继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书面建议,为老百姓的“钱袋子”精打细算。

“考虑到家庭经济负担的差异,个人的实际税负能力其实并不相同。”全国人大代表、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因此建议,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支出情况,公平

地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事实上,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

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即以家庭中夫妻双方共同所得进行联合申报纳税,申报时根据纳税人家庭中赡养、抚养、就业和教育等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扣除数。郭广昌建议,具体操作上,可以家庭全体成员取得的各类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将现有的应税项目区分为经常性收入与

非经常性收入两类。经常性收入包括各种形式的报酬、津贴以及劳务收入,扣除家庭生计费用后作为应纳税所得额。非经常性收入包括股息和长期投资等资本利得,单独计算并统一按照一定税率课税。适用税率建议参照目前“工资薪金”的适用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并建议税级随每年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

特派记者 薛慧卿 姚丽萍 马亚宁 (本报北京今日电)

上海代表团履职掠影

今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连日来,上海代表团的代表们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从小组

审议到全团审议,再到向境内外媒体开放,代表们求真务实,畅所欲言,给中外媒体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特派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